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六

德清胡渭撰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

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
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
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
里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
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
南淮水所出也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
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
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在大復山之
陽故曰復陽山南有淮源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

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濱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于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按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醴亦作澧

醴亦作澧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

縣在南陽府東南三百里

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

桐栢者也

元和志南鄭縣漢水經縣南裴秀云漢氏釋淮水故秩漢水爲四瀆以其國所氏也渭按封禪書秦

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自殷以東名山五大川二
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
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嶽鴻
冢瀆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
水祠蜀蓋秦不師古以爲名山大川之制與禮五
嶽四瀆之秩祀異未嘗躋沔于瀆也郊祀志宣帝
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薦歲事東嶽泰山于博中
嶽泰山于嵩高南嶽瀾山于瀾西嶽華山于華陰

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
氏濟于臨邑界中自是五嶽四瀆皆有歲事時則
有淮而無汭改江祠于江都並無釋淮秩漢之事
漢興庶事草創高祖使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嶽瀆
之禮無文且淮獨入海漢因江以達四瀆之祠理
不得釋淮而秩漢裴氏去漢不遠其言當必有據
而未知所出豈好事者因漢王初封南鄭蕭何有
天漢之稱而附會爲此說與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吳氏曰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金氏曰淮出桐栢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爲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栢至海凡千七百

里渭按泗沂二水並見徐州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

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至淮陵入海注疏本訛爲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入海蔡氏從之淮浦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淮浦之名久絕今字謬當云入海在漢淮浦縣今漣水軍

水經注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

縣南對固成山義陽

今信陽也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

義陽郡治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

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按安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又

東逕江夏平春縣北

今信陽州東南有平陽故城本後漢平春縣

又東

油水注之

在平春縣故城南

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

魏城

陽郡治按漢志汝南郡有成陽縣

又東北與大木水合

水西出大木山又

東北左會湖水

按今信陽州界有臺湖車

又東逕

安陽縣故城南

江國也按今真陽縣東有安陽故城與光州息縣接界

又東

得澍口水

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逕郛縣故城南又東北注于淮按郛縣故城在今羅山

縣西南百二十里黃峴關外

又東逕新息縣南

東逕故息城南在今新息縣北

三十里又東逕浮光山北

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在今光山縣北八十里

又

東合慎縣水

水出慎陽縣西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安中汝

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
按慎陽故城在今眞陽縣北四十里鴻卻坡又名
鴻池陂秦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
之饒實一郡渚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
以散漫爲害與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又

東右合壑水

水出白沙山東北流逕黃城西又東北入淮按黃城在今光州西十二里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

白城南

楚白公勝之邑在今息縣東

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

陂水注之

今息縣東北八十里有長陵城疑即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

又東

北合黃水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穆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郡又東北入淮

又東

逕期思縣北

縣故蔣國也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

有期思故城又東北淠

水注之

固始縣南五十里有淠水

又東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

北來注之

縣即春秋之鹿上也按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南富陂之西汝水篇云汝水

出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南入于淮所謂汝口

又東逕廬江

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

今霍丘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

固始縣分界

又東谷水入焉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至汝陰城入淮城即今潁州治

又東北左會潤水

水首受富陂至汝陰縣東入于淮

又東北窮水

入焉

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溺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今霍丘縣西有窮水

又東

爲安豐津

淮中有洲俗號關洲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北

水洪水合北注之

謂之北口按漢志濡縣北山北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

曰北音比又音布几反水經訛爲泚今正之

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注之

淮水東流與潁口會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按

壽春故城即今壽州治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

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螭郭東俗謂之鄭

城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

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按

鄭城即潁上故城在今潁上縣南

又北左合椒水

水上承淮水亦謂之清水

又東逕壽春縣北肥水注之

謂之肥口按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自合肥

來注于淮州志謂之東肥河

又北夏肥水注之

水上承沙水於城父縣東南流注于淮按夏肥水在壽州西北州志謂之西肥河東流至下蔡故城

西南十里入淮又北逕山碛中謂之碛石城對岸山上結二

碛石山在壽州西北夾淮瀉險王氏地理通釋曰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春明初省下蔡

入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

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壽州

北少東淮水之南晉世謝玄北禦苻堅於八公山

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也寰宇記云一名肥陵

山在壽春縣北四里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

項羽自垓下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今鳳陽縣西南有莫邪山又東逕當塗縣北過水從

西北來注之

淮水自冀邪山東北逕馬頭北魏馬頭郡治當塗縣之故城也按當塗故

城在今懷遠縣東南塗山在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渦水在縣北一里渦與過同陰溝水篇云渦水受沙水于扶溝縣東南流逕荆山又東注于淮荆山在縣西南一里與塗山隔淮對峙其下有荆山堰梁天監中築又東北濠水注之在今懷遠縣南元和志謂之西濠水又北

沙水注之

經所謂蕩蕩渠也淮出于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

按沙水在懷遠縣南渠水篇云沙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續述征記曰汴沙列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而東注于淮謂之沙汴杜預曰沙水名也漢志沛郡有義成縣其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名拖城魏收志云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即今祥符縣東南首受

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

又東逕鍾離縣北故縣

鍾離子國豪水出陰陵縣東北流注于淮今臨淮縣東有鍾離故城濠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東濠

水

又東逕夏丘縣南渙水注之

水自雍丘縣故城南東流至虹城南

浚水注之又東南入淮按渙水今謂之澮河虹縣治即夏丘故城

又東至巉石山

潼水注之

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東南流入淮按巉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

志云有鐵鎖嶺在縣東三十里橫跨淮口與盱眙之浮山對峙蓋即古巉石也潼漢志作僮今虹縣

東北有僮縣故城

又東逕浮山

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于二山之間逆天

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按浮山在今盱眙縣西梁武帝天監中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

淮水以灌壽陽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帝然之命康絢率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磯石依岸以築土合脊于中流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九月堰壞死者十餘萬口元和志浮山堰在招義縣西北六十里與荆山堰同築又東逕徐縣南歷澗

水注之

導徐城西北徐陂東南注于淮今泗州西北三十里有徐縣故城古徐國

又東

池水注之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入淮今定遠縣東南有東城故城

又東斷水

注之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徐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淮

又東歷客山

逕盱眙縣故城南

今盱眙縣東南有盱眙故城舊志云在盱山之麓淮水之濱盱

山蓋即古客山也

又東逕廣陵淮陽城

北臨泗水岨于二山之間建征記淮

陽太守治按今清河縣西南有淮陽廢縣晉義熙中置淮陽郡領角城等縣寰宇記云在徐城縣東北百五十里西臨淮水徐城舊泗州治也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

水從西北來注之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

也按泗口亦名清口導淮東會于泗沂即是處也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有淮陰故城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初爲廣陵郡治角城縣故城在縣西南去故淮陽城十八里寰宇記云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十里又東逕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

北注之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昔是將伐

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邳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邳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

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朶口入淮自朶和中江都
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
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
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
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朶和中患湖道多風
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
方達北口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
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
復由湖矣舊道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
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也中瀆又
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按射
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
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朶口也又東兩小水注之
故城東而東南注于淮即經所謂小水又東至廣
者也按淩縣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陵淮浦縣入于海

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浦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枝分北爲游水

歷胸縣與沐水合又北至贛榆縣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游水亦枝稱也按今安東縣治或云即淮浦故城淮浦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漢志平氏縣下云淮水東南至淮陵入海蓋陰字之誤淮陰去海尚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蒯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淮陵作淮陰無疑安東即淮浦亦無疑以今輿地言之淮水

自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北

信陽在汝寧府西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

四十又東逕羅山縣北真陽縣南

羅山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

縣二十里真陽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八十里淮水舊自碓山縣南流入二縣界元和志云淮

水在朗山縣南一百二十里是也今不入其界又東逕息縣南息縣在光州西北九十里

春秋息國地又東逕光山縣北光山在州西四十五里本春秋弦國水去

縣八里又東逕光州北光州在汝寧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本春秋黃國水去州六十七

里又東北逕固始縣北固始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七十里縣東南四十

里有茹陂後漢末揚州刺史劉馥所築爲耕屯之利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僅存又東北

逕潁州南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二十里水去州一百十里又東十餘里合汝水南岸即

霍丘縣界又東逕霍丘縣北霍丘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十五里其渡處

曰安風津又東逕潁上縣南潁上在潁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西南與霍丘分

界又東三十五里與壽州分界潁水在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

潁尾也鎮在縣東南又東逕壽州西北壽州在鳳陽府西少南一

百里水去州二十五里芍陂在州南亦曰期思陂又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即此

東逕懷遠縣南懷遠在府西北七十里水去縣一里流至城東稍折而北渦水來注之謂

之渦又東逕鳳陽縣北縣爲鳳陽府治水去城十里又東逕臨淮

縣北臨淮在府北少東二十里水去縣一里又東北逕五河縣南五河在府

東北九十里本漢埭縣屬沛郡音貢後漢爲虹縣淮水在縣東南二里有滄沱灤潼四水與淮會爲五河

口縣取又東逕泗州南盱眙縣北泗州在府東少北二百十里水去州

名焉

一里有浮橋爲南北要道潘季馴曰淮挾汝潁肥
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
中故至泗則湧譬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
時扼塞其勢然也明萬曆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流
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季馴上言水性
不可拂河隄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
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
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淫水漲久當自
消也盱眙在州南五里水去縣二里有長沙洲長
二里淮水泛漲賴以捍禦縣西南一里有上龜山
縣東北三十里有下龜山爲龜山鎮其下有運河
一名新河宋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
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漕運熙寧四
年發運副使皮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六十里以避
漕運涉淮風濤之患元豐六年發運使羅拯復欲
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會發運使蔣

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中間風波之險不過百里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肺堰可免風濤覆溺之虞議者以爲便遂成之亘五十七里有奇廣十五丈深丈有五尺南渡後寢廢川瀆異同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爲淮流襟束之處汴水自河南界流經州城東而合于淮謂之汴口宋時以此爲漕運要衝今唯涓流可辨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峙焉淮流至此乃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富陵泥壑萬家等湖環匯于淮之東岸淮水泛溢恒在于此州逼淮而地下故也渭按古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于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云汴水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于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求城宿州靈壁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于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

堙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又東北逕

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清河在淮安府西北五十里淮水

去縣五里洪澤湖在縣南六十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接盱眙縣界新志謂之富陵湖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渭按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爲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沭武祊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爲黃流淤塞改道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射陽自郟城入運河矣

湖古射陂也在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實應分水
高家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
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爲築
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
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沈溺雍
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
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
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
由管家湖至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
鴨陳口達海

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本漢淮浦縣水去縣二里
海在縣東五十餘里自鹽城縣東北經山陽縣東
折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
志云自縣西三十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
五十里又東北過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
雲梯關折旋入海

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爲一瀆清
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

四

南陽汝南
九江臨淮

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

云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

里至汝陰又二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

今宿州南有
蘄縣故城

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

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

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
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
距海甚遙淮何得入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
三十字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
爲大汝潁不見于經以未嘗施功故耳

汝受潢濯
潁受溱洧濇等水

皆山源也潱與溱同

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

淮泗會則陰溝汝水鴻溝沙水過水睢水諸川或
自入淮或由潁泗以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

全河又悉注于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咸墊之患恐未有已時也

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淮浦入海其東南溢而注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也既非正道則高堰必不可無故自漢魏間已有是防後世不過增修之耳黃淮合流欲東淮以刷河沙堰固不可廢藉令河一旦歸北亦豈容恣其南奔使淮南郡縣盡化為大壑邪而泗人不察每痛恨于高堰夫以泗之

一州與淮南諸郡縣較重輕不啻倍蓰治淮者必
不護一州而棄諸郡縣況泗之被災亦不盡由高
堰往時淮水南奔高寶興鹽之境瀰漫數百里而
泗城淪沒如故是則地勢使然未可專歸怨于有
司也或曰今泗城爲沼官民共廬于隄上與盱眙
相對而苦樂懸絕可不思所以救之乎曰明所重
在陵遷城於陵無益急則治其標故不得不鑿渠
以減水今計不及陵則城與民可遷也而瀕淮之

田亦可棄也嘗攷隋泗州本治宿預縣

今宿遷

唐長

安四年分徐城縣南界兩鄉於沙塾村置臨淮縣

見元和志

景龍三年移縣治徐城驛

見通典

開元二十三

年自宿預移泗州治焉

見元和志

即今泗州也

宋省徐城入臨

淮明又省臨淮入泗州

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

年淮水溢入泗州城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

溢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

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于淮是也元

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南門深七尺餘明自正德

以迄萬厯水患尤劇

詳見第十卷下

唐人舍高邱之鄉

而就水濱之驛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歷代因

循不革今爲泗州計當遷諸徐城舊址

漢臨淮郡治徐縣古

徐子國隋改曰徐城縣其故城在今州西北三十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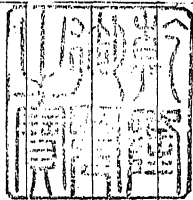
而瀕淮之田決去塘

岸使暴水至得游波其中則潰溢之患自除明天

啓四年徐州河大漲灌州城乃遷治于雲龍山爰

有寧居此近事也獨不可法乎所棄不過瀕淮十

餘里地而州城安于衽席民之失田廬者官爲償
其直且振業之亦可以無憾也又何必與水爭尺
寸之地使泗人相怨無已時而高堰一帶淮南諸
郡縣所恃以無恐者常惴惴乎有盜決之虞也哉



禹貢錐指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廬應

謄錄監生臣徐壇

謄錄監生臣姜澍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七

德清胡渭撰

道謂自鳥鼠同穴

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
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鷦音徒其鼠

爲鷽

徒忽反

李巡曰鷽鷽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

也郭璞曰鷽如人家鼠而短尾鷽如鷄而小黃黑色

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渭按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略各有所宜也

地理志隴西首陽縣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

南鳥鼠山

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

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水又東北流而會於殊源也

東南流逕其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

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

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首陽縣西魏改曰渭源

東流逕其縣北

縣徙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云山在首陽縣西南而今在縣西亦因

是也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也

元和志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

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

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爲南谷山恐非當以元和志爲正林少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唯自鳥鼠同穴而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名山巖壑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者也南谷即其枝峰後人別爲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爲某嶺某谷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

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鳥鼠同穴事見爾雅殆非誕妄李巡郭璞之後它書所載更鑿鑿有據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洛陽伽藍記云赤嶺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杜寶大業雜記云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弘曰爾雅曰其鳥曰鷦其鼠曰鼯當短尾

今長何耶弘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

見程

氏禹貢論

元和郡縣志云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

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洩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

吐牛馬得此氣多疲臥不起而大汗岳正類博稿

云鳥鼠同穴予戊戌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

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

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偕入彼此比

昵有類雌雄者甘肅鎮志云涼州之地有兀兒鼠

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
雀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
穴者也以上諸說微有不同竊疑此二物禹所見
在首陽界中而渭源以西往往有之吐谷渾赤嶺
莊浪甘肅之所產形狀毛色不無小異其爲同穴
而處則均也程泰之據色青尾短以證其妄亦偏
執之論張子韶云余曾詢官隴西者曰鳥鼠各爲
雌雄如張氏之說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

鳩化爲鷹此豈可臆說乎旨哉言也此於經本非切要然自宋儒不信鴝鵒共處之事而說者遂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言渭有二源故兼舉之或又云渭出同穴不出鳥鼠是則有害於經故其事亦不可以不辨也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傳曰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渭按澧涇二水見雍州

水經注渭水自首陽縣南又東逕襄武縣又東南

逕其縣東北

元和志渭州襄武縣渭水北自渭源縣界流入按襄武故城在今隴西縣

東南五里

又東南逕源道縣故城西

元和志渭水經隴西縣南接源道故

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二十五里

又東新興川水注之又東逕武城

縣西

並在今隴西縣界

又東逕落門西山

有落門聚今在伏羌縣西十里

伏羌本漢冀縣

又東出黑水峽又東逕冀縣北又東合冀

水

今伏羌縣東有冀縣故城元和志渭水經伏羌縣北去縣一里朱圉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又

東出崆峒又東與新陽崖水合

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按隴山在今

隴州西北六十里清
水縣東北九十里

又東逕上邽縣北封山之陰

元和志渭水在秦州上邽縣北十三里西自伏羌
縣界流入按今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封山本邽
山後魏避其主珪嫌名改
上邽曰上封山亦隨而變又東南與神澗水合又

東南得歷泉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

藉水在今
秦州南

又歷橋亭南而入縣諸縣東與東亭水

合

今西和縣東北五十
里有縣諸故城

又東南合涇谷水又東伯陽

谷水入焉又東南苗谷水注之

並在今清
水縣界

又東南

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

元和
志秦

州清水縣有小隴山一名隴坻又隴州南由縣渭水在縣南四十里按今隴州東南百二十里有南

由故城本漢汧縣地後魏析置

又東合南山五谿水又東逕陳倉

縣南

今寶雞縣東北二十里有陳倉故城

又東與綏陽谿合又東逕郁

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

城在今隴州西五十里水出汧縣弦中谷決瀉弦牆

數東流入渭

右則磻谿水注之

呂氏春秋太公釣茲泉即此處

又東逕

石原南又東逕五丈原北

二原在郿縣西

又東逕郿縣故

城南

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漢志郿縣有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

又東

逕武功縣北斜水從南來注之

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

大原東

入渭

又東逕馬家北

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家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

攻之不便

又逕武功縣故城北

武功故城在郿縣東四十里

又東逕

美陽縣南雍水從北來注之

今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美陽故城

又東逕鄒塢南

在今鄒縣東北十五里

又東合洛谷之水

洛當

作駱今藍屋縣西南有駱谷關

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

在藍屋縣東南又

東逕槐里縣南

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也

又東與芒水枝流

合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

黃山宮在今興平縣西南三十

里元和志渭水南去興平縣二十九里

又東合田谿水

水出南山北流逕藍屋故

城西注于渭漢志蓋屋縣有靈軼渠武帝穿也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

城在

今興平縣東南十一里又東合甘水

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又東得澇水口又

東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入渭按鄠縣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元和志渭水北去鄠縣十七里又

東豐水從南來注之

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高山異巒所

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按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注于渭元和志咸陽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短陰原在縣西南二十里蓋即短陰山也秦中諸原類皆有山體故或謂之山不必峭拔也又東北與鎬水合

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西北入渭在今咸陽縣界

又東北逕渭城南

今咸陽縣東北十七里有渭城縣故城

次水注之

汭一作滴漢志鄠縣灃水出縣南又有滴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按滴水入渭在今長安縣界又

東分爲二水

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元和志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

里又東與沔水枝津合又東逕長安城北

今西安府西北

十三里有長安故城元和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本名橫橋

又東合昆明

故渠

按渭水下篇自此以後多錯簡黃子鴻據它書及州縣圖志悉爲更定今從之

又東

逕霸陵縣北霸水合澧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水上有橋

謂之霸橋按霸水入渭在今咸寧縣界

又東會成國故渠

魏尚書左僕射衛臻

征蜀所開也其瀆上承沔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又東逕漢茂陵平陵延陵渭陵義

陵安陵又東逕渭城北又東逕長陵南又東
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 又東

與高陵分水

今高陵縣西南二里有高陵故城東渭橋在縣南十里

又東逕

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焉

漢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今

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有陽陵故城

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

北又東逕隴西縣北

隴西鞏昌府治水去縣一里

又東逕通渭

縣北

通渭在府東北六十里

又東逕寧遠縣北

寧遠在府東九十里

又

東南逕伏羌縣北

伏羌在府東一百八十里

又東逕秦安縣南

秦安在秦州西北九十里

又東南逕秦州北

秦州在府東三百里州東五十里有

渭水

又東南逕清水縣西

清水在州東一百五十里州志云州東五十里

有東柯谷橋跨渭水上與清水縣接界

又東南逕隴州南

隴州在鳳翔府西一

百八十里渭水自清水縣界東南流繞隴坂又北

逕寶雞縣南

寶雞在府西南九十里水去縣一里有渭河橋跨其上

又東逕

岐山縣南

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

又東南逕扶風縣

西南鄠縣北

扶風在府東南一百十里水去縣二十里有漳渠鄠縣在府東南一百四

十里水去縣三里

又東逕武功縣南

武功在西安府乾州

西南六十里水去縣二十里蓋屋在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五里

又東逕興平

縣南

興平在府西北一百里

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北

咸陽在府

西北五十里水去縣一里鄠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九十里

澧水東北流逕

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于渭

經所謂東會于澧也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

長安與咸

寧並爲陝西布政司西安府治咸寧治東偏長安治西偏渭水去城三十里

又東逕咸

寧縣北高陵縣南

咸寧本唐萬年縣元和志渭水在縣北五十里高陵在府北八

十里水去縣二十里

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縣西

南三十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于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黃氏曰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渭按漆沮見雍州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水經注渭水自霸陵縣東北左合涇水又東逕鄠

縣西

今臨潼縣東北有鄠縣故城後魏分萬年縣置

又東得白渠枝口又

東與五丈渠合

在萬年縣界

右逕新豐故城北

城在臨潼縣東

北十里東與魚池水會又東逕鴻門北臨潼縣東十七里有鴻門

坂又東石川水南注焉今富平縣南有石川堰亦曰石川河又東戲

水注之在臨潼縣東三十里又東冷水入焉冷一作零在臨潼縣東入渭處

謂之又東得首水首元和志作首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

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在今華州西又東逕下邳縣故城北城在今渭

南縣北五十里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在華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又東

得白渠口在今渭南縣北溝洫志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又東逕

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闕駟曰蕃在鄭西然則今靈城是矣又東合西石

橋水

東去鄭城十里

又東逕鄭縣故城北

城在華州北

又東與

石橋水會

在州東故沈水也

又東敷水注之

在今華陰縣西二十四里

又東糧餘水注之

俗謂之宣水

又東合黃酸之水

世名爲于渠水

又東逕平舒城北

城在華陰縣西南十里

又東逕長城北

長城

在縣西二里史記秦孝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

又東逕華陰縣北洛

水入焉闕駟以爲漆沮之水

漢志褒德縣荆山在西南下有彊梁原洛水

東南入渭今朝邑縣西南有懷德故城

又東沙渠水注之又東逕定

城北

城去潼關三十里

又東泥泉水注之又東合沙溝水

即山海經所謂符禺之水又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水會以即船司空所在矣

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又東逕臨潼

縣北

臨潼在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水去縣十五里

又東逕渭南縣北

渭

在府東一百四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渭南縣四里

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

同州在府東北二百八十里渭水北去州三十五里華州在府東一百九十里渭水南去州十二里

又東北逕華陰縣北

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衛四十里渭水南去縣

十五里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經所謂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也

先儒皆云灋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由
今觀之涇水則誠太矣灋水源流頗短而漆沮合
洛入渭洛源甚遠似不可謂小於灋也或云灋涇
大與渭相敵既會灋涇則渭益大故漆沮雖與灋
涇相敵而實小於渭愚竊謂三水之大小即以本
水論未必以渭之所受多寡相較量以爲大小也
嘗考渭南本周之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
都於此歷代相承鑿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溉

民田灌苑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
言類非禹迹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
南諸川唯灋爲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
內灋水注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灋鎬
入昆明池二水於是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灋水
爲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而灋水之流愈
微矣又鄭當時所開漕渠及靈軹富民昆明諸渠
皆橫絕灋鎬等水水脈益亂不可尋究霸漭舊合

流入渭自隋堰漚水爲渠而二水亦離故道潏滴
舊各自入渭今潏水下流亦合潏水入渭大抵渭
南六川盡失其舊亦猶洛陽爲東漢魏晉相繼作
都之地穿鑿滋多而西澗東澗皆非禹迹也竊疑
澧西之潏澧東之鎬滴霸漚禹時悉合澧以入渭
故澧水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
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導渭東會于
澧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漚入渭處也若夫漆沮之

爲洛語出安國傳闕駟因以洛至垂陰入渭者爲
漆沮之水而酈元從之然渭北之水爲酈白二渠
所亂漆沮本不合洛亦未可知其濁水上承雲陽
大黑泉者俗謂之漆水東南流合沮至櫟陽入渭
俗又謂之漆沮水源流頗短禹所治者恐不過如
此故漆沮視灋水爲小傳曰禮失而求之野土俗
所稱傳自古老未必不確於儒者之言也

禹時洛水不爲

害未嘗施功
故導渭不志

或云關中八川不數漆沮即此可以爲小於灃涇之證余曰不然八川名出上林賦其辭曰終始灃澹出入涇渭鄠鵠潦濁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此特舉與上林地相纏絡者言之故西不及汧雍東不及沮洛非以漆沮爲小而略之也

水經注渭水逕豳都城北則此城在水南而華州新志云豳城當在同州界蓋渭水非復舊流也其言未知所據今按漢志渭水出首陽縣東至船司

空入河過郡四

隴西扶風
京兆馮翊

行千八百七十里而易

氏云渭水出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東流五十里至

隴西縣又三百里至上邽縣又一百二十里至南

由縣又三百二十里至岐山縣又二百七十里至

萬年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華陰縣又三十五里至

永豐倉入河通計止一千四百三十一里較漢志

少四百三十餘里又按漢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

漕粟從渭上道九百餘里今引渭穿渠起長安旁

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是比舊減六百里也隋開
皇中宇文愷引渭爲廣通渠自大興至潼關亦三
百餘里與漢渠同參諸易氏所言自萬年縣北至
華陰永豐倉凡二百九十五里其數亦適相符然
則自長安以東古渭水之經流當行今渭水之北
不知何代漸堙而遂以漕渠爲經流其自齋城以
下則後魏時猶未改又不知何年漸堙而徙從齋
城之南與漕渠合而爲一據漢船司空城在今華

陰縣東北五十里而隋唐之永豐倉在今縣東北

三十五里則渭口亦移而南非昔之渭口矣

雍錄云渭

口在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

竊疑今洛水自朝邑趙渡鎮南入

河處即古之渭汭但漕渠自長安旁南山而東至河裁三百餘里而渭水行漕渠之北者不知如何濤洄曲折乃有九百里之遠此則古記已亡酈元亦無從考覈而其議則不可以不存也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樵曰導洛自熊耳一節有兩
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
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
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
出熊耳明矣渭按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括地
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詳見導山

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

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

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按上洛故城即今商州治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東

西各一峰狀如熊耳因名山海經所謂謹舉蓋即
上洛熊耳之異名也冢領山在州西北一百二十
里志云州西三十里逾丹水有馬蘭峪又西十里
爲野人峪林谷深僻又十里爲麻澗澗在熊耳峰
下山澗環抱厥地宜麻因名東與丹水合水出西
北竹山
自麻澗行六十里而至秦嶺
東南流注于洛按此別是一丹水
非出冢領山東至析入均者也又東尸水注之

又東得乳水又東會龍餘之水又東至陽虛山合

玄扈之水

玄扈亦山名其水逕陽虛之下山海經曰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

也按玄扈山在今洛南縣西北一百里洛水經縣北七里又東歷清池山傍東

合武里水又東門水入焉

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東北歷陽華山又東北

至靈寶縣入河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

興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元和志熊耳山在盧氏縣南

五十里以今興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

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在府東南三百里春秋晉上洛邑漢爲縣又

東北逕洛南縣北洛南在州東北九十里本漢上洛縣地經所謂導

洛自熊耳者也

又東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渭按河南即王城洛水至其城

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灋水側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灋水西者也二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

水經注洛水自熊耳山北又東逕盧氏縣南陽渠

關北

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蜀渠山蓋熊耳之殊稱也按今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有熊耳山東

連永寧南接內鄉嶺山在縣東南百里一名閼頓嶺伊水所出漢志亦謂之熊耳

又東逕

盧氏縣故城南有盧氏川水注之又東逕高門城

南

在今盧氏縣東

東與高門水合又東松楊溪水注之

今永

寧縣西六十里有松陽關當與溪相近

又東逕黃亭南又東合黃亭

溪水

水出鷓鴣山東南入洛山有二峰在永寧縣西八十里

又東得荀公溪

口

水出南山荀公谷谷今在永寧縣西南

又東逕檀山南又東庫谷

水注之又東得鷓鴣水口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

水又東合侯谷水又東逕龍驤城北

在永寧縣西四十里

又

東左合宜陽北山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又東右

得直谷水又東北逕蠡城邑南

在今澠池縣西四十里

又合

金門谿水

水南出金門山山在今宜陽縣西六十里

又東合款水又東

黍良谷水入焉

水亦出金門山

又東逕陽市邑南又東逕

一合塢南

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按晉書一泉塢在宜陽縣西南洛水北原上即此

又東合杜陽澗水又東合渠谷水

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山今在

縣又東北逕宜陽縣南

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

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元和志熊耳山在

永寧縣東北四十五里今在宜陽縣西南一百里

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

城在今縣東北十四里

又東與厭梁之水合又東南黃中澗

水注之又東祿泉注之又東共水入焉又東合黑

澗水

在宜陽縣東北二十里

又東臨亭川水注之又東北出

散關南

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坂九曲按宜陽縣東三十里有九曲城

又東

與豪水會

元和志壽安縣洛水西自福昌縣界流入壽安今爲宜陽縣地豪水在縣東

又東枝瀆左出焉

東出關絕惠水東北逕河

洛水

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

世謂之八關水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

即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流注于洛按八關城在今新安縣東北函谷新關在縣

東二里

又與號水會又東北逕河南縣南

竹書紀年晉定公二

十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地記曰水大出今河南府城西北有河南縣故城

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與澗澠合是二水東入千

金渠故瀆存焉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

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南

盧氏在府西南三百四十里

又東北

逕永寧縣南

永寧在府西南二百里本漢澠池縣之南境

又東北逕宜

陽縣北

宜陽在府西南七十里

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

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澠也自周靈王壅穀水

使東出王城北合澠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

爲死穀及漢明帝復竭澗澠二水使出洛陽故城

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于洛

偃師在府東七

十里而禹貢東會澗澗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會于洛陽之南渭接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之下都也在於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

從西來注之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語曰我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其城南繫于洛

水北因于邾山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大夫城成周之城是也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

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瀾漫東流宇文愷斜堤
東今東北流當水衝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
坡今雖漸壞尚有存者按伊水篇云伊水自闕東
北流至洛陽縣南逕員丘東又東北注于洛員丘
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委
粟山下曹魏郊天之所
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

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
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西來注之經所謂又東會
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於鞏之東渭按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

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

水經注洛水會伊水又東合水注之

水南出半石之山東北流

注于公路澗上有袁術固今在偃師縣西南三十五里

又東逕計素渚

中朝時百

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

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

元和

志緱氏縣洛水西自洛陽縣界流入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

又東休水自

南注之

水導源少室山

又東逕百谷塢北又北陽渠水注

之

竹書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洶即此處也按今偃師縣南有通濟渠故陽渠也隋時嘗修導

之名曰通濟

又北逕偃師城東北歷鄆中逕訾城西

鄆水注之

水出北山鄆谿南流世謂之溫水泉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按杜預左傳

注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訾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

水注之

水出方山羅川西北流入洛按鞏縣西南有長羅川源出汜水縣之方山入洛處謂

之羅

又東明樂泉注之

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即古明谿泉春秋昭公二十

二年師次于明谿者也

又東逕鞏縣故城南

東周畿內鞏伯國

又東

濁水注之

即古湟水也水出南原按郡國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春秋昭二十三年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預曰即黃亭在縣西北

又東北合洞水

水發南谿石泉世亦

名爲石泉水按今鞏縣東南二十里有石子河即此水也

又東北入于河

山海經曰

洛水成皋西入河謂之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曰
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昔夏太康失政爲羿
所逐其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
矣元和志輦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琅琊渚入河
謂之洛口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

又東逕偃師縣南

北去縣五里

又東逕輦縣故城南

今縣

在河南府東一百
二十里隋所遷也

又東北至洛口入河

洛口在輦縣故城東

北三十里今縣
北少東八里

經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

自輦界東過汜水縣北

汜水故成皋西至輦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爲縣

治又東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于東非復古

之什谷矣

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

至鞏入河過郡二

弘農河南

行七十里金吉甫曰北

方諸水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
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
人謂其中有礪石

渭洛俱入河不得爲瀆而禹亦導之者蓋梁雍之
貢皆由渭以達于西河荆豫之貢皆由洛以達于

南河渭汭洛汭四州貢道之衿喉也其治與否所
關於帝都者甚重故四瀆而外特循行之

蔡傳云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
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
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
皆非出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水而後言
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
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

非一故不誌其源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
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
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
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渭按蔡氏之說
悉本曾彥和學者相承無異議王明逸獨以爲不
然曰南谷實鳥鼠之枝山相去不遠胎簪乃桐柏
之旁小山而謂渭出南谷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
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

導其水自其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
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沉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
出孔氏亦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於
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
有一言足以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
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此言一掃支離爲
之快絕

豐坊僞古書世本移導山導水於九州之前彼以

是爲荒度之始事耳然橫流之時山可隨刊而水
則失其故道豈有若是之原委秩然者乎史記夏
本紀漢書地理志皆先九州而後導山導水自魏
晉以來亦無異丈坊之妄固不待辨而明也

禹貢錐指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八

德清胡渭撰

九州攸同

傳曰所同事在下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陳氏曰禹貢書法簡嚴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渭按此總

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隤既宅至四海會同則其目也

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曰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

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
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
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
氏所言豈羲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
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
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
之為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竝為九
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

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堯典殛鯀次肇十二州之下故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列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為秦

帝王世紀云堯

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說本班固 今按禹

告成在堯時堯崩三年喪畢舜即位其命官曰咨
十有二牧則九分為十二實在告成之後使先十
二而後九則舜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肇者始
也使前此已為十二州至是復分九為十二則亦
不得言肇矣且因襲襄而分絕其所蕩析者不應
獨在冀青之北是皆可疑愚竊謂古史記之體有
以年為經者春秋是也有以事為經者尚書是也

二典所載諸事不繫年月封山與巡守為一類四
罪與恤刑為一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泛舉
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殛鯀
竄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
土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
二說允當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
九牧杜預以為在禹之世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
還置九州近是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三年夏后

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殆未可信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正義云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

見史記集解

鄭康成曰舜

以青州越海分齊為營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燕以北為幽金氏通鑑前編曰九州之來舊矣而

冀為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衡水以北為并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是為十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為九州蓋九州為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分并為幽合青為營分梁以入于雍荆周之制合梁為雍合徐為青而并與幽冀復三馬略見爾雅詳見職

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沛
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虜池嘔夷然則營州其
山碣石其川遼水與渭按虜池即衛水嘔夷即恒
水也康成云分衛為并殊不分明通典指為衛水
以北而金氏因之復舉恒山虜池以證尤確若以
為康叔所封之衛則并冀當以衡漳為界而冀域
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營州之碣石非禹貢之碣
石說見導山

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

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
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
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
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
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渭嘗與閻百詩論及此
事百詩曰寧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
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
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

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予時同客太原面質之
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
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
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
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冀東恒
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
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
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則以爾雅

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
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
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
志同然則青之分而為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
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遼
東等郡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
陽附順天鄉試者略同蓋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
今按恒山葦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並載於禹貢

安得謂其地非冀域自此以北禹功所未及故譬
無間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而略之也經紀揚州
止於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貢而謂浙江
以南非揚域邪幽為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漢書
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為嵎夷其地在漢樂
浪玄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嵎夷既略則朝鮮句麗
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況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謂冀之東北前閉而後通前

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不可謂三州之地從古
所未有至舜而始開耳且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非其固
有冀北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
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
之為安矣

四隩既宅

釋文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
渭按隩史記漢書並作奧

蔡氏曰隩隈也厓內近水為隩渭按隩者水曲幽隱

之處猶室之有奧四方之隩皆可奠居則非特究之
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

傳云四方之宅已可居正義云室隅為隩隩是內
也人之造宅為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
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
也渭按隩者隅也故室隅亦曰隩直指隩為宅非
是疏頗費辭終不明爾雅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隈
疏云隈當作鞠傳寫誤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

其外為鞠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詩大雅芮鞠之即傳曰芮水涯也鞠究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鞠蓋詩之所謂芮即禹貢之所謂隩也芮與汭同隩亦作奧衛風瞻

彼淇奧是也

大學引
詩作澳

九山刊旅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

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
無大無小皆已治往前大水旅祭禮廢言旅見已治
也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
功金氏曰刊者去翦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
鎮也王氏樵曰刊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
始旅者功成祭告渭按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
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
所旅而已

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

禹貢有其七而無其二

三塗陽城

淮南子云何謂九山

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

禹貢有其六

泰山即岱首山即雷首

而無其三

會稽羊腸孟門

殊不

合故史記索隱釋道九山曰汧壺口底柱太行西

傾熊耳嶓冢內方汶

與岷同

是九山也然禹之所導

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七何獨有取於此九山如

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

及底柱內方等邪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
經有明文何以皆不在此數耶其謬不待辯而可
知且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韋昭云九州之土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
為九州經啓九道杜預云九州之道孔穎達云既
分海內以為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山九
川九澤故此亦言九州之土九州之道正可與此經
相發明也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之所以畫野分州也帝省其山柞械斯拔太王之所以肇基王迹也刊木是古帝王大經濟故始終兩言之

禮有正祭有告祭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謂凶灾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以祀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岳四鎮四瀆論語季氏旅於泰山馬融曰旅祭名由是言之旅乃告祭之名非專主山川孔傳於

梁州云祭山曰旅未當也或曰旅為告祭其山川

正祭之名云何曰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舜受終

之後望於山川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金吉甫云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祀岱宗而及東方山

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

望也鄭康成云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般巡

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皆天子之禮山川遼遠不

可往祭因四向為壇遙祭之故曰四望公羊傳曰

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鄭康成以為望者祭山川之名三望淮海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此皆諸侯之禮也望為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事而旅則令祠官致敬焉難者曰舜武之於山川亦告祭也何以為之望曰受終巡守大事也雖告祭而以望禮行之故亦謂之望禹治水時猶未攝位王官不得行望禮水土功畢聊以告平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徃祭通謂之旅也

九川滌源

釋文滌待歷反渭按源史記作原

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正義曰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林氏曰九山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為九川雷夏而下為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滌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渭按金

說尤善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
蒙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

管子曰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

曰經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墨子

曰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流

三千小者無數

周書曰禹滌七十川大利天下

水經所引天下之

水百三十七即所謂經水酈注引支流一千二百

五十二即所謂枝水禹曰決九川距四海者是也

史記索隱以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當之則拘而鮮通矣其曰濬畎澮距川即此經所謂滌源者是也畎澮有二一為田間通水之道匠人畎遂溝洫澮之制是一為山中澗壑之流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是也

谷即畎谿猶澮也詳見青州

蓋畎澮者諸川之

源洪水氾濫畎澮填淤不濬則雨潦時至平田皆為巨浸勢不得不決而歸之川川中暴漲還溢地上及其旱也田間乏水良苗立槁亦無以救之是旱潦皆

災源委交病也故必以滌源為濬川之成功云

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位後事也夫既決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又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日孜孜於此者人皆知其為治田之良法而不知其為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水由地中行歷千餘年而不變者恃有此道也周恭肅用曰今之黃河

古之黃河也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治而田無不墾一舉而平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兩得之矣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䟽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脩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平天下之霖潦黃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無虞矣此千古之格言治河之石畫也禹貢於九州

分敘決川之事而總結之曰九川滌源使其事專
為治田而無與於治水則何以繫諸九川之下其
繫諸九川之下者蓋以是為治水之終事也今井
田之政雖不可復而溝洫之法隨地可行治河者
不知出此何也馮應京曰大禹玄圭告成迨殷周
而疆理如故也畛涂道路皆水防也無所事隄濬
溝遂列皆水藏去聲也無所事渠河由地中行不勞
而定矣今瀕河之北一望閒荒誠驅河南徐邳諸

郡之民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瀦為
湖渚溝因水漱坊因水淫淵因水鑿折而句音鉤於
矩為湖為渚多則方千里之水不助河為虐反因
為利矣此真得滌源精意使其說得行豈非河定
民安之上策哉總之溝洫之設不專為田間備旱
潦蓋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之則其水不盡歸於
河此急來緩受之法河之所以無溢決也三代而
下知此意者鮮矣

溝洫之制占地頗多商鞅之所以開阡陌者為富強計使地無尺寸不耕無尺寸不征也既盡地力廢溝洫則膏壤變為畧鹵而穿渠灌溉之事興焉鄭國引涇注洛以為渠溉畧鹵之地四萬餘頃是也賈讓欲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此鄭白之故智非大禹滌源之意故讓亦自言非聖人法乃救敗術也或以穿渠溉田有合於古溝洫之制大謬何也禹濬畎澮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

間其勢順而易鄭白之渠引川之水以溉平地其
勢逆而難溝洫廣深雨多水暴至有所容利於田
而無利於河穿渠引溉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水
暴至輒溢決漢張戎說田雖利而河則病矣唯禹之治
水使地上之流得所容畜而河中之水不甚滿盈
康功田功相為表裏此所以為萬世永賴者與

九澤既陂

傳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正義曰往前濫溢

今時水定咸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
毛傳云陂澤障也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
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
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渭
按九州之澤皆已陂障則非特雷夏以下既澤既豬
而已

周禮澤虞注曰澤水所鍾水希曰數職方注曰大
澤曰數賈公彥云澤虞注水鍾曰澤水希曰數則

澤藪別矣今此云大澤曰藪者但澤藪相因亦為一物也周語陂障九澤豐殖九藪韋昭云澤無水曰藪渭按澤藪單舉則一有水一無水連稱則通為一物更有所謂浸者鄭云可以為陂灌溉愚竊謂此義未當澤水亦可灌溉非獨浸也揚州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蓋澤藪之水淺或盈或縮豐殖百物民資其利故太宰職曰藪以富得民浸即後世所謂湖也渟蓄淵深四時不改今太

湖自包山以西水極淵深即古之五湖而平望八
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甚淺則古之具區也澤浸
之別以此雲夢澤方八九百里獨巴丘湖常滿而
不涸是亦浸也

周禮職方之澤藪揚曰具區荆曰雲夢豫曰圃田
青曰望諸兗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豸養冀曰楊

紆并曰昭餘祁

鄭注云凡九州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

爾雅

釋地之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陁宋有

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

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

賈氏職方疏云爾雅澤有十者以周秦同

在雍州秦有楊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十

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具

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

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

淮南子曰秦之陽紆燕之

昭余今按九藪二字始見於國語及管子說者以為

即九澤而周禮爾雅呂覽淮南之所列參錯不齊

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大且著者與禹貢不

合故釋此經者以為充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
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波洶澤孟豬雍之豬野
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此說亦通但
無如九山之難於節取耳施博士曰雖有適然可
合之數而無必然可信之理則九山九川九澤皆
以九州而為言矣

林氏尚書全
解引此語

周語太子晉諫靈王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

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
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
美也唐隄是故聚不阨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

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昔共工
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禍亂
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
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
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

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
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
沈氣火無災燁皇天嘉之胙以天下渭按此論最
精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鍾之
以豐百物此天地自然之性聖人治之亦行所無
事而已左傳云玄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
障大澤蓋自上古以來治水之法如是共絲易之
宜其敗也

陂亦隄也而實不同川兩厓築隄制其旁溢陂則
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
泄攷之傳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
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
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為六門陂山陰鏡湖會
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為二門其北
隄石闔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也
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

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即開下門以溉
田利民之事無大於此者故易曰說萬物者莫說
乎澤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
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蓋自戰國開阡陌盡地
力即有廢澤以為田者其後翟方進壞汝南鴻隙
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岷嶓二湖以
為田而太守不許陂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
而忘害古時潴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

為陂澤矣就禹貢所載言之榮播塞為平地非人之罪餘若大陸雷夏大野震澤潁澤皆失其舊大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廢澤以為田而百川決溢人無寧居歲數不登皆謀國者見小利之害也

陸文裕

深

河汾燕閒錄曰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

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

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塢之具耳某行
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
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
利也有司既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
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
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某謂
閩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
而下耳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

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為樂土閻百詩嘗舉此二條以示余曰此即文章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也余曰然又因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

以注川無問南北高下皆宜緩而不宜急障其泉源則田間無驟盈之水深其溝洫則川中無暴漲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為障亦即大禹陂澤之意非獨下流捐地以為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漕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用水門也而其法則與後世減水河同非陂障九澤之意蓋鑿渠減水施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

流則分水既多水力緩弱不足以衝刷泥沙正道必致填淤而決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體之洿下以瀦其水啓閉以時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退也經流不分永無填淤之患此聖人之智所以為大也

四海會同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

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
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林氏曰洪水氾濫於
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絕而不通至于禹治九州之功
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于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
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為至則北自碣
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
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

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渭按
張說最善四海之人皆會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
島夷西方之崑崙析支渠搜而已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
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
荒者渭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
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
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為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內

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古訓
直以海為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四海之水
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
同句中何用贅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唯黑水
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水邪西海北海不
見于詩書禮記祭義始云西海北海注家不詳其
地左傳孟子所謂北海不離乎東海離騷曰路不
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史記曰于寘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臨大澤無厓盖乃北海云漢書蘇武郭吉使匈奴
皆幽于北海之上又條支國臨西海後漢書云班
超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
與海商皆常往來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
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
於北海其鑿鑿言之如此然西海距玉門陽關四
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其海而

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
北海終不得見故朱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
據王制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甸
服計之其距南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
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
相去之懸絕邪四海之義定當從爾雅然傳記所
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景廬云海
一而已地東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

一也北至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審爾則禹貢之文但言海足矣何以又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遠在數萬里之外與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灘沮會同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

只是望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同
舉遠以該近言夷狄戎蠻則華夏可知傳四海之
內內字有病而疏曲為之說云天子之於夷狄不
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
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由政
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葉

氏曰六府無廢材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金氏曰府官
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
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渭按此以下總
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源也六府之
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為下
文張本也

金吉甫以府為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
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

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木正曰句芒

正官長也
句古侯反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句芒以下皆五行之神
名配者與之同食亦得

取彼名以為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
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

獻子曰社稷

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龍

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

使重為句

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

國語字
作黎

為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稷田正也

農官之長掌播殖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

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五

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此

六官可知也禹為司空平水土殆兼此二官蓋掌

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稷播百

穀為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

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為一府於是五官之名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傳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葉氏曰庶

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曰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渭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底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而無弊也

萬物皆麗乎土土為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土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即所謂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壤墟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夫墳壤墟即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為五地之土性乎吳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
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今按揚荆之塗
泥不可謂非土性梁之青黎安國以黎為黑馬融
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蓋黎實土性青海濱廣斥
斥鹵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獨非土性乎
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三者之外
更無土性也

孔疏以衆土俱復本性為交正葉少蘊始云以九

土相參而辨其等此義較長故蔡傳宗之或疑經
文田有等而土無等葉說恐非愚謂田不外乎土
特自人耕治出穀名之曰田九等亦就壤墳壚別
之即田之等可以知土之等也但此云庶土交正
不專主穀土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
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為上中下計等級

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為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王氏曰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渭按金

說最善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為庶
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人之大
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土貢尤急故特於上二
甸內抽出言之

古者以九州之內地制為五服甸侯綏方三千里
為中國要荒方二千里為四夷五服之外所有餘
地亦屬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蠻是為四海自漢
以來說經者不明此義唯金吉甫得之左傳定四

年祝佗言成王封伯禽於少皞之虛封康叔於殷

虛皆疆以周索

索法也

封唐叔於夏虛疆以戎索夏

虛者太原也堯時為侯服周宅鎬京則太原當為
要服其地近戎故疆以戎索蓋亦不井其田使與
中國之賦法同也

禮記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鄭注云冀
州域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于
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

遙徐州域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
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渭按此經意
不在各州之界康成說似是而非篇首云凡四海
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復縱橫言之自恒山而南
河而江而衡山南北徑三千里自東海而東河而
西河而流沙東西徑三千里因其徑以知其方故
下文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
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

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即禹貢甸侯綏三服方三千里之地無蠻夷雜處其中可以則壤成賦夏造殷因歷千餘年而不變至周而始損益之也

周為王畿

及侯甸男采四服之地

金華應鏞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

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深得經旨諸儒所莫及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九州之中爰有五服五服之地不盡九州孟子云海

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蓋即禹貢中邦成賦之區撰
王制者錯會其意遂以為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
里而其外即是四海自此一誤諸儒不復知禹貢
九州之內有中國蠻夷之別而以四夷為版圖所
不登正朔所不加之地與四海無分矣積謬相仍
今特為正之

禹貢長箋云按庶土四句蔡氏分土貢田賦土貢
曰慎即惟服食器用也田賦曰成即萬民惟正之

供也然庶土所包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
已在其中況經文賦字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
賦之賦專指土貢言邪蓋底慎是千古理財之本
義兼貢賦特積貯為軍國之命什一尤中正之經
故又於庶土之中科取穀土言之則壤成賦取民
有制是所謂底慎也義正相足非上言貢而下言

賦之謂

姚承菴疑問
亦同余說

禹貢錐指卷十八